

自亂紛紛出堡逃竄兵勇乘勢擒擊無一脫者將僞軍師胡全業僞鎮殿將軍王九娃僞元帥石元印九天仙女吳王氏等十三人解省分別正法脅從盡赦無株連者

案通鑑紀事明熹宗天啓二年鉅野妖賊徐鴻儒以白蓮教惑衆黨數千人初深州人王森以救一妖狐狐斷尾藏之召人人聞香多歸附之號開香教事露斃於獄其子好賢及徐鴻儒于宏志輩約於中秋起兵謀洩鴻儒遂先反用紅巾爲識陷郛城及鄒滕繹衆多至數萬山東巡撫趙彥同監軍王從義徐從治都司楊國盛廖棟及大同總兵楊肇基次第擒滅之又元史韓林兒樂城人世以白蓮教燒香惑衆其父名山童與潁州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韓咬住等謀起兵官捕山童殺之子林兒逃入武安山中聚十餘萬據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元兵來伐敗走安豐據此則白蓮教之名已久不始於王森徐鴻儒也

幕審祺曰乾隆末貴州苗婦王蘆仙勾通韋七結髮作亂當時以妖術稱而龍么妹搗其巢穴嘉慶初川楚教匪擾亂齊林妻王氏發難保康縣其後以善戰稱奏牘中所謂齊寡婦者是也而桂涵創其一足吳王氏更卑卑不足道矣然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揚坡寨之亂在同治兵燹以前或亦亂機之先見者歟自同治回亂後今已六十年矣而與隴西接壤之西和禮縣天水有所謂扇子會者純係鄉村婦女爲人所愚遇回匪與官兵布襖布裙皆紅色左手攜小竹籃右手持摺扇一柄口中念念有詞謂能檣鎗子使人入於竹籃中也此亦吳王氏之類而官軍從未根本解決豈非養癰成患塗炭生靈也哉

詔總督舒興阿率甘軍援安慶以甘肅布政使易棠署陝甘總督

先是道光三十年夏六月廣西

洪楊亂中
思慮遂為
革命先驅
金陵強人
男女老幼
皆學堂復
西各國通
皆為中華
計事之失
因內亂之
耳

花縣人洪秀全親朝政之淵亂官吏之貪殘民生之困蹙遂隱蓄革命之志與馮雲山楊
秀清創立保良攻匪會練兵籌餉而揭竿之勢以成至是起事於金田村貴縣林鳳祥揭
錫羅大綱衡山洪大全等率黨從之有衆萬人兵皆蓄髮易服制政府罷廣西巡撫鄭祖
琛職命陝西固原提督向榮爲廣西提督副都統烏蘭泰幫辦軍務移兵進征十一月丁
巳王帥敗於金田明年文宗立是爲咸豐元年向榮與洪軍戰不利閏八月甲申洪軍克
永安謀建國號馮雲山倡議曰胡政亂華漢民望治久矣可建國號爲太平天國秀全建
之以明年爲太平元年改用陽歷上聞命欽差大臣賽尚阿合軍數十營圍永安尙榮統
北路烏蘭泰統南路太平元年二月王師復大敗烏蘭泰中斃死三月太平軍遂入湖南
境主是太平軍攻安慶勢甚銳上令陝甘總督舒興阿率甘軍往援比至湖北時已四月
矣安慶陷院司大臣遁守廬州即建議以廬江爲省治朝命江忠源爲巡撫十一月天國
春官丞相胡以洗率衆十萬圍廬州師帥李秀成從征忠源自率親軍駐水西門使廬民
萬人登陴環守太平軍穴地道以轟城皆不克而各省援兵太至總兵玉山率滁兵數
萬駐拱宸門舒興阿率二萬五千人駐岡子集總兵青德布率漢兵駐棗林江忠源劉長
佑率湘軍駐西平門五里墩太平軍反被困以洗欲解圍去秀成持不可以洗即令秀成
先破援師秀成自率所部馳入敵陣斬玉山首滁兵大潰死者萬餘人舒興阿首
德布救之皆敗挫長佑忠源亦相率遁去十二月丙戌夜廬州陷忠源投水死
慕壽祺曰江忠源當時所稱爲善治兵者也益以廬州城堅太平軍攻之久不下各路援
兵復乘其後腹背受敵危乎殆哉然援師雖衆皆客軍不相統屬多存觀望可一擊而走
此李秀成之所以先破援師也舒
興阿所部甘軍亦多死於行陣

甲寅四年 太平天 西番至墩煌南湖兵民合禦之 西番被傷者甚衆遂大掠而去

夏五月陝甘綠營每年應領伊犁馬匹准折價 從廣福之奏也而馬政日非矣先是陝甘省綠營每年應領補缺馬一千

五六百匹向由甘督移咨伊犁塔爾巴哈台調取運至烏魯木齊轉運至巴里坤牧放再運至肅州赤金湖地方由口內各營派撥弁兵分領至是慶福奏稱由新疆運至肅州道里相距五十餘站之遙帶牧帶解耽延幾至一年中途經歷多係沙漠戈壁及運至赤金湖倒斃損傷者不少領馬官弁恐干賠補往往就地變價帶回買補輾轉解送徒費鹽糧兵力而所缺馬匹仍係變價補買伊犁都統擬將此項馬匹即由伊犁塔爾巴哈台隨地出變令各營領價自行買補自係爲節省運費起見上從之

案明仁宗初禮科給事中黃驥上疏言西域所產惟馬切邊需應就給甘肅軍士其硃梧桐蠟之類皆無益國用請一切勿受是新疆馬種在明時已分配甘肅各馬廠矣
嘉慶祺曰洮州馬輕靈善走而比之秦西則相形見絀伊犁馬碩大且肥而置之關內則逐漸改良蓋伊犁毗連俄國其馬宜於戰陣發交各營久之則配合成羣生生不已軍事上有無窮之利焉今惜小費而更變舊章馬種從此弱矣

秋紅本縣丞冒藻 字蘭仲江蘇通州人 創建寬山書院 咸豐二年藻由金縣典史遷奉蘭紅水縣丞廉潔自持署中陋規裁革殆盡四

年奉檄勸捐兵糧解省外餘二百數十石或請充本署公費藻不從建寬山書院士民大感服平後立位於書院後室而祀之初黑番寇掠北山縣丞所駐寬溝堡小而且陋不足

寬溝堡城乾隆
二年建城周
縣丞冒藻
重刊

以資保寨蕙捐俸改築規模較舊壯闊十倍並修姜家侯家二墩及舊堡數處建碉樓二十二座製戎器練團勇復以堅壁清野諸法刊印成書散布民間勸令各修村堡於是寇不敢逼

案碉音凋石室也金川土人皆居石碉其形如方塔甚高向上遞狹四處渺嶮無着足處土人能探其中自碉眼以瞭眼擊官軍清高宗命將征大小金川時以碉險不易攻先於北京築石碉以練習之又攷岷溪織志松潘占冉驪地積雪凝寒盛夏不解人居累石爲房高者至十餘丈

北平西郊香山之東南有清之健銳營八旗營房在焉每營之外各有高臺上築石屋高約二丈餘名曰碉樓據北平父老云乾隆三十六年大小金川叛命傳恆率八旗兵征討番兵以石壘成碉樓儼然城堡火礮仰攻不利傳恆等建議若以碉而攻碉較爲得手乃請增兵以壯軍聲奉旨率奉天等省雲梯兵赴川聽調傳恆遂建碉樓以攻金川得一堡派兵守之輾轉前進宛如破竹次年平之所有徵調之雲梯兵及歸附之金川士卒未歸本旗特在香山附近築營房使居之且於每一地建碉四座以誌武功俗人不知碉之名號直以小城樓呼之與近年中央軍在閩贛關隴所築之碉堡同一功用也

幕審祺曰自明洪武二年春大將軍徐達征王保保後不聞南方大批軍隊紛紛度隴者有之自民國二十四年始先是紅軍據江西蔣委員長帥大隊包圍其得力處則在碉樓之工作及紅軍全部竄中央軍隊尾其後所至之處令人民築碉堡於是碉堡無地不有矣星羅密布如蛛網然而二十五年河西之戰紅軍反據碉堡以抗官軍豈南北情形不

同之故耶雖然天下事不能
因咽廢食防邊者其慎之哉

秋七月蘭州設寶鞏局

鑄錢以佐支發也先是道光七年十月庚子日宣宗以甘肅地處極邊儲備尤關緊要將捐監應解銀兩並藩庫舊貯實存款

項共湊足二百萬兩之數責成布政司顏伯燾加謹封貯以備不時之需至是庫空如洗益以太平軍擾東南所撥甘肅協餉望梅止渴已無來源總督易棠奏准設局鑄錢初設

南關普照寺東繼移迎恩門內後復移於部門街藩署收買廢銅採挖鉛苗開鑪之後初鑄當千當五百紫銅大錢窒礙不行繼鑄當百當五十黃銅大錢已行復廢六年奏撥四

川瀘州府所積滇銅二百萬斤派員迎運至省彙購川陝白黑鉛改鑄當十當五大錢銅色黃紫各半每制錄千配大錢二成七年署布政使張集馨加配五成因制錢日少增鑄

八分錢僅城市中行之四鄉仍不行同治元年布政使恩麟增鑄鐵錢是時制錢已不復見大錢益脆薄八分錢幾如鵝眼榆莢而銅鉛亦告竭三年遂撤局停鑄

案甘肅藩庫原存銀三十八萬兩分貯銀二十二萬兩以備不時之需節經動用所存無幾道光七年十月庚子日奉諭據戶部奏請甘肅庫宜貯銀二百萬兩先在山西秋撥地

丁款內撥銀五十萬兩解甘收貯其餘於陝西河南山西山東湖北及甘肅捐監應解部銀兩並該省舊貯實存銀兩共陸續湊足二百萬之數責成甘肅藩司顏伯燾加謹封貯

不准率請動支至咸豐四年庫空如洗光緒初總督左宗棠查照成案於餉銀平餘項下陸續湊足二百萬兩交藩庫封存奏明在案三十年後升允與蘭道彭英甲辦理新政節

次動支宣統三年秋已瓶之馨矣嗣後再無存款

幕審祺曰光緒癸巳夏余由甯夏晉省初踏槐黃見蘭州市小攤有當百大銅錢蓋易棠昔甘時之所鑄也父老爲余言此錢在咸豐朝每枚抵文銀七分而農民以公家所鑄完納錢糧不收且盜鑄者多故廢光緒十三年戶部行文復開寶寧局總督譚鍾麟以購買洋銅費多無益奏止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丙辰六年

太平天

秋七月丙子循化巴燕戎格撒拉回作亂總督易棠派兵勦捕

之

上諭內閣易棠奏勦捕撒拉回匪肅清地方一摺甘肅循化廳屬撒拉回匪聚衆滋事盤踞河北巴燕戎格撒拉回匪亦聞風糾衆肆掠經該督派兵馳往勦捕各匪畏

懼解散其抗拒不服之阿藏晉具列原衆者黑曲等三莊回匪經官兵分路進攻擊斃首匪五十八等十一名夥匪五十餘名逃匿麻吉古塘之首匪沙乙的等二十七名均被官兵殲戮無遺其悔罪投誠各回莊緦獻各犯亦訊明就地正法現在地方肅清辦理尙屬迅速所有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准其擇尤保奏毋得稍有冒濫

秋九月西甯拉安族黑番糾結果洛克番族占據青海蒙古游牧地並在嘉峪

關外搶劫提督索文辦事大臣東純勦洗之

上諭內閣易棠奏勦除番族賊匪生擒首惡並分捕餘匪一摺甘肅拉安

族黑番糾結四川果洛克等番族占據青海蒙古游牧地並敢竄擾嘉峪關外搶劫餉鞘摺報經該提督索文親率兵勇會同西甯辦事大臣東純馳往勦捕八月初四日該提督帶兵直抵番族插帳之雪山奮力攻擊自卯至酉殲斃甚多復分兵繞至山後於初五日黎明直搗賊帳生擒賊目達洛尖齊等二十三名官兵大隊四面環攻共計斃賊一千餘

人滾崖落澗者不計其數搜獲被搶原贓並奪獲帳房鞍馬牲畜軍械無算立將該族番勦洗淨盡此次該提督等勦捕番賊歲事安速索文東純均着交部議敘出力官弁兵勇准其擇尤保奏毋得稍有冒濫

案明黔甯昭靖用師麓川雲南近夷不服者討之愛將未登死焉王怒親冒矢石一日而破其峒獠羅千餘人將盡屠之皆號泣乞命王曰汝千獠豈易吾一良將耶曰願活某將軍以自贖王曰死矣復何活曰體未殊也峒中有方藥跌打殞斃未驗三日者皆可治即命治之果復活乃賞衆罪而取其方

青海果洛與雲南獠羅是否同種容再考察

見張尙爰百里雜識

案黃河番名瑪曲由岷嶺發源後潛行地下其重源出巴顏哈拉山北麓蒙古柴達木地即大積石山東流至娘磋北境瀕爲星宿海又東爲扎陵鄂陵二海出娘磋境入果洛番境可知果洛在青海迤南地近川邊與玉樹郡舊歸西甯管轄其部落插帳而居獵飛鳥而食與官兵戰穿鐵甲平素不與漢人來往其生番也乎

丁巳七年

太平天國六年

夏四月賊番插帳於素賴野官兵攻毀其巢穴

番既插帳於素賴野官兵偵知往攻

賊據雪山拒敵槍礮齊發晝夜環擊不下遂復分兵由間道繞賊後夾攻賊敗走斬二百餘人墜崖洞雪窖者甚衆遂毀其巢穴

肅州南番

居肅州南山故名

叛直隸州張煦率兵勦之

州署幕賓狄道州舉人張椿齡躍馬從之賊平作詩張其事寄所善伏羌

王權有馬革裹屍語權怪其不詳函誠之椿齡復書曰人生貴立名耳同人中雲章精考據心如治古文椿齡粥粥無所能獨思以忠義自立何怪焉心如者王權字雲章謂武戚

李銘漢也

戊午八年

太平天國七年

夏五月西番喇咱等族投誠

西甯口外近年野番爲患自總督樂斌蒞任後派令署西甯府知府那遜阿古

拉派兵勦捕隨有剛咱等族野番情願投誠求將河北地方賞給住牧保護蒙古邊民各旗蒙古亦願將青海迤南戈壁地方暫行借給住牧奏請諭令西甯辦事大臣等詳查籌辦奉諭野番貪殘成性移至河北致滋後患

幕審祺曰樂斌此奏所謂解衣包火掩耳盜鈴但顧目前而後患之發生與否則不暇計及也當是時軍機大臣端華肅順輩耳而其料事如神對東南軍務主張重用漢人對西北番案頗不信任旗員誰謂無辦法哉夫既知樂斌之無能又聽其總制陝甘釀成同治時同亂當斷不斷反受其殃斯言信矣

六月蘭州河水暴漲浮橋冲斷

此六月十六日事也總督飭令皋蘭縣蘭州府經歷趕搭浮橋惟大船二十四隻咄嗟難辦乃用民船以濟往

來行人是月二十二日船至中流風浪大作溺死百餘人其姓名不可考矣
鹽場堡蔡實生與其子若弟皆死焉後四十六年復有河水漫十八灘之事

秋九月布政司委皋蘭縣歲貢生顏文綯勸捐

時太平天國據東南協甘歲饑久不
至現狀幾難維持署布政使和祥深

以爲要有人薦文綯居家孝友兼饒膽略爲社會所信仰且不安取人一錢可令其勸捐
乃於藩署附設勸捐局委文綯董其事文綯堅辭不獲自是紳捐民捐商捐房租捐田畝
捐悉以倚之後至同治元年撤拉回不靖署總督沈兆霖討之軍於平戎驛文綯時官礮
伯縣訓導奉檄與員外郎吳可讀遊擊陳應春等分道進剿賊懼乞降撫定之而還三年
前徵縣知縣趙必達募川勇勸河州逆回需餉孔亟文綯時已里居復奉委勸捐先是邑
中興文社之款由典商生息供鄉會試卷費至是鄉闈久停當事欲提其本銀充饌文綯
慮此款一經公用必歸無着而邑人措交捐項多拮据遂勸諸紳借用此款諸紳從之捐
項速集社款亦賴以不墜五年三月三日督標兵變布政使林之望撫定之而無糧給
發急檄文綯籌辦是時城門晝閉餓殍載道人相食文綯多方勸導不終日得倉斗小麥
一千石陝回馬士彥楊文治等及秋河逆回聞兵亂先後逼城下之望檄文綯撫之皆
受撫而退

慕審祺曰當咸同之際省城庫空如洗險象環生顏文綯爲保社會安甯日以勸捐買米
恐身歿之後警議者多而操守可信勇敢有爲皇天后土可表此心矣及國體變更饑源
斷絕甘肅所以支持者銀行紙幣耳民十七年五月河州戰事發生紙幣不能流通於
是紳捐民捐商捐房捐田畝捐直派之而已矣求如文綯其人出而和平辦理者不可得

矣

是歲招商承辦中衛蒙鹽於一條山設立鹽店

賀蘭山後阿拉善旗屬擦漢布魯克鹽池及同湖池紅鹽池此三池地居

內蒙古在甯夏中衛縣境內而擦漢池為最大池身橫長縱短周圍約四十餘里在靖遠縣屬一條山之北所產蒙鹽向例祇准蒙民在於沿邊近地易換糧食並無額定引課其後蒙智日開私販日多由近及遠任意潛消至是陝甘總督奏准化私為官招有商人張全興領帖承銷每歲認交課銀一萬六千兩其鹽即由蒙民運送一條山該商設立之鹽店交收不准蒙民私相受授亦不准漢回雜販私至鹽池攔運散漫行銷所有蒙地各池一律封禁是時每年蒙民運鹽至一條山駝數在十餘萬馱之多鹽商獲利甚厚同治間回亂商困鹽政敗壞十餘年以致商欠課銀十五六萬兩迨至同光間將鹽商欠課除存鹽並家產抵償二萬八千外其餘奏請豁免改章收釐以一條山為蒙漢交易之區於該處設一擊驗局並於中衛開一運道設局抽釐嗣因私販偷漏越委員營私減讓種種弊竇不一而足

己未九年

太平天國八年

春二月匪徒擾甯夏口外

甯夏平羅縣所屬磴口一帶蒙古地面曠屬匪徒乘間肆擾總督樂斌請分飭鎮道出口

會哨嚴加巡緝四月乙丑日奉諭即由阿拉善親王邊派安員操練蒙古兵丁在各要隘梭織巡查如遇賊匪出搶即併力擊捕並着甯夏鎮總兵每年三月內在磴口上下游與蒙古會哨一次如有賊匪潛匿務須悉數拘拿嚴行懲辦

案水經注黃河自薄骨律城北逕興農城東又北逕上河城東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又北與枝津合又東北逕渾懷障東又北至石崖山今平羅縣古之渾懷障也石崖山即平羅之石嘴山過石嘴山一百八十里即為磴口地漢大河口通舟楫甯夏入呼為口外蓋至此皆阿拉善旗蒙古界

募善棋曰甘肅由水路出口之貨京津由包頭運入甘肅之貨皆由磴口經過清設統捐局於此地有商號數家與蒙古交易四望皆沙也今已設縣矣其與平羅隔河之沃野本屬甯夏轄境山西省政府近設陶樂縣亦無人起而與之爭鵠巢鳩居所謂不分畛域者歟

是歲河州東鄉回馬阿卜都叛知州趙桂芳討平之

桂芳書生也好武有膽略初蒞河州即捐廉募城防隊數

十人日加訓練公餘自習流星錘或阻之桂芳曰東南半壁已失西北其能無事乎河州漢回雜處為久叛之區吾樂此不疲者將以自衛也至是馬阿卜都叛一面呈報總督一面辦理城防賊揚言攻城桂芳毫不之懼一日率兵役直抵賊巢手殺數人生擒馬阿卜七人梟示亂遂平

庚申十年 太平天國九年 秋七月青海辦事大臣福濟請裁兵從之

甘肅地處邊陲連蒙藏額兵甲於直省歲須各省

協餉其鉅自太平軍占東南協餉難於撥解咸豐五年議准應發餉銀每兩按時價折八錢五分仍緩發二成猶不能按時核發以致短欠餉銀士卒枵腹從公時有出伍辭糧陽為求餉陰謀鼓譟之事識者憂之甘涼肅各處以餉項維艱月放銀麥各半西甯倉多豌豆陳陳相因易致微變屬縣或存十餘萬石及三四萬石不等府道目擊飢兵困苦生

他變准借倉糧抵放亦非長久善策福濟奏請裁汰老弱勤加訓練庶幾裁冗即以練兵糜費可除於現在養鋒先期足餉飢噪可防於未然是月乙未日奉諭着陝甘總督樂斌

甘肅布政使林揚祖妥議覈減

慕壽祺曰甘肅要政亟宜練兵裁冗足餉養鋒以除糜費而防飢謀長官皆知之而卒不聞裁一兵者蓋古之養兵也防邊今之養兵也自衛日見增加而無以為養有流而為匪者矣吁可危哉

冬十月循化巴燕戎撒拉爾回叛擾西甯

撒回首領馬朵三乘西甯裁兵之際揭竿而起擾西甯又入河州積石關大掠而去

蓋循化與河州西鄉接壤竊發可夕至也

總督樂斌擬職以甘肅布政使林揚祖護理

樂斌日以宴樂為事西甯野番蠢動勢橫甚督署日演劇置理亂於不聞尊位

張某曾任涼州府知府挾妓飲酒日與團雲隊為伍論者比之張憲其所倚為腹心者皆出於於微蔑斗筭小人俛眉承睫倖進以居要津循化撒回亦乘機為亂事為言官所聞劫之上採納故有是命

案姑臧後記云太守張憲使娼妓戴拂帚中錦仙雲蜜粉淡粧使侍閣下奏

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者號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娥按香者號麝姬掌詩藥者號雙清子諸娼曰鳳窠羣女又曰團雲隊曳雲仙當軍書旁午之秋而能沈酣典籍咳唾珠玉何風雅乃爾卽其掌詩藥者亦不亞

於康成婢矣

見唐通鑑
雲仙雜記

慕書祺曰樂城清之宗室也咸豐七年銜命西來於國家有休戚與共之誼焉當是時東南半壁未復西北警報頻聞爲大使者縱不能爲地方計獨不爲箇人身家計乎但肆意於歡娛會無心於戒懼其禍也固宜而甘事不可爲矣

辛

十一年

太平天
國十年

春撤拉回擾西甯南川歲貢生趙志訓等練民團禦之

循化巴
燕戎格

兩縣皆在西甯以南撤拉回擾西甯南川首當其衝時鎮道閉城固守省政府亦無正當辦法志訓等練團自衛其團體甚堅其死傷亦甚衆南川見十七卷嘉靖三十八年九月海夷犯西甯南川注

夏六月河漲浮橋斷皋蘭縣知縣托克清阿

字凝如太原駐
防鎮黃旗舉人

修之

鎮遠橋據河津
船觀板橋尺寸

逆回於秦安之
道花城本
特設烈營
軍有垣士民皆
沿途哭迎長官
字清江等
都進士亦有政

漢陽文忠公寄
陶向書詩有末
既兵字盡開兵
之量下者耳餘
多序錄以申凡
與末厭對劉賈
短父詩話云友之
短後者曰厭之

皆有定程歲久弊生甚至以棧代板輪輾往來恆失事道光中知縣嚴長官捐俸易以寬
厚新板至是二十餘年矣弊復如前會河漢橋斷托克清阿奉檄置修較舊制益加恢闊
過之者如
枕席焉

秋九月固原招募回隊

固原標兵驍勇敢戰前固原提督督辦江南軍務欽差大臣向
榮調至江南作戰以地理不熟傷亡殆盡提標新募回兵以補

其缺時平涼營千總張凌漢調署固原提標守備閱兵冊見回籍居半慨然曰此心腹患
也謀汰之不果同治元年逆回反陷鹽茶廳城明年正月朔回兵啓固原南門引外賊入
凌漢率所部漢兵巷戰死
徐氏子國綱及一女皆死

慕壽祺曰固原標兵為中國最自征三藩後承平日久提督養尊處優操練

虛應故事而無真精神矣不甯惟是固原餉優兵多而虛額固原房科扣頂冒
十分之二一

去其半守汛駐兵處及武員營將領私役又去其半挑選精銳出征太平天國
營將領私役又去其半挑選精銳出征太平天國

又各去其半所存數千人直末厥兵耳當是時靈州回族爭教老教與馬固
化龍爭

原近在咫尺不能不豫為之防其補缺額也固宜而同族遂應募而來矣漢

族不願當兵

慶防紀略云西北回族欲在陝甘新適中地點組織一同回國在清季圖謀久矣張格爾寇河疆事雖不成而藉端發難之心彼族固未嘗已也自太平天國據金陵固原蘭州西甯甘涼各提鎮所有標兵其年壯者陸續出征江南當此之時甘肅兵備空虛協饒來源斷絕彼以爲時機已至遣其黨羽涸跡各機關爲我他日心腹患知此者張漢凌一人而已嗚呼同治回亂時開城內應引賊入室者比比然也豈徒固原已哉

冬十月撒拉回焚掠西甯東南各川堡

是時署陝甘總督沈兆霖新莅任而逆首馬尕三嘯聚逆黨法正清羅成伏等作亂湟中

蹂躪幾徧進士楊興霖貢生趙啓賢李協中等集民勇分東西南三團堵禦朝命丁憂員外郎吳可讀往辦團練同興霖等勸賊屢戰不利

案清史文宗顯皇帝諱奕訢道光十一年生在位十一年改元咸豐卽位初詔天下廣求賢才當是時洪秀全之勢益強東南大亂日夜焦勞英法入京圓明園被燬帝倉皇出走駐蹕熱河於咸豐十一年帝崩皇子載淳卽位貴妃葉赫那拉氏所生是爲穆宗毅皇帝

穆宗 壬戌 同治元年

太平天國十一年

春正月皋蘭紳士吳可讀奉旨幫辦團練

可讀字柳堂性穎悟

書一過目卽成誦爲詩文下筆千言立就初由舉人官伏羌縣訓導道光三十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督員外郎咸豐九年分校順天鄉試丁母憂歸主講蘭山書院時西甯撒拉

明北平父老統
清穆宗毅皇帝
係成豐時使宮
某貴人所生那
拉氏時已為貴
紀人奪其子為
貴宗即位後帝
有所聞太監小
太后故與那拉
氏為難

同原外三作亂官兵不敷分布總督沈兆霖奏請以可讀幫辦團練至是奉旨照准旋從
總督赴西甯原采三就撫服闕入都補原官遷吏部郎中轉河南道監察御史當是時甘
肅逆回穆亂烏魯木齊提督成祿擁兵高臺七八年畏賊不敢出關且因捐糧屠民堡殺
二百餘人可讀劾其罪十可斬五不可緩語過激銷級歸復掌教蘭山光緒二年起為吏
部主事五年三月穆宗毅皇帝梓宮永安惠陵可讀隨扈至薊州禮成寓馬伸橋之三義
廟閉門具疏請豫定大統之歸疏既成遂仰藥死事聞倭旨悼恤贈道銜廕一子州判下
其疏廷議歲之統慶宮並宣付史館可讀文章氣
節震耀一時都城及薊州士民咸請建專祠祀之

案唐置團練使編制各州壯丁加以訓練其大者至領十州並置團練副使後令刺史兼
帶已成一虛銜矣宋之民團敢與契丹抗衡清末太平天國之亂會團藩在湖南練鄉團
後賴其力以平大難同治初甘肅回亂皋蘭范銘練黑頭勇環縣董福祥練董字營靜甯
張明新練剛字營皆人民自行團集選取丁壯按軍法訓練以防衛鄉土保護身家政府
近令各縣練團隊
亦猶行古之道也

墓壽祺曰民納稅以養兵兵執戈以衛民此論其常也甘肅發生變故則雀荷蜂起防不
勝防兵力有能到之處即有不能到之處窮鄉僻壤百姓羣聚聽風鶴之類驚恐池魚之
殃及為保衛身家計不得不編制團練此非獨沿襲故事亦其時勢使然非然者一縣長
驅農夫鼠竄耕具牛畜米穀室廬俱為匪有矣匪知難民逃竄之處輒取數人焉殺而投
諸壑墓取數人焉縛而投諸河百人之中有幾人存由團體之不堅豈現數之難挽今之
匪更異乎昔之匪矣殺人之慘昔所未聞倘有吳可讀其人者出而組織團練安見衆志